

#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第十一卷·1



- 论《科尔沁旗草原》的独创性及其被忽略的原因
- 大学之道，止于至善——论鹿桥《未央歌》的小说美学
-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起点
- 叙述的表现性及其诉诸的形式
- 出版制度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 1950—1970年代台湾文艺制度研究
- 晚清现代文学制度结构性要素的萌芽
- “文革”主流文艺创作的生产机制考察
- 新世纪以来两岸青年学生对鲁迅接受的比较研究
- 导火线：鲁迅《我的失恋》撤稿的背后
- 生命记忆书写与人物性情品藻
- 人的戏剧：台湾现代剧坛的灯塔
- 语言自指的庆典及其限度：张枣诗歌的成就与困境
- 论阿城小说的句式
- 老舍与齐鲁大学的新文学教育
- 论徽州才士胡近仁
- 地域文化引领下的集结与前行
- 其势已成，其论待精：约翰·罗斯金在中国

#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第十一卷·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第十一卷. 1 / 胡星亮主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305-17671-5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784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十一卷·1)  
主 编 胡星亮  
责任编辑 卢文婷 田 雁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16 印张 13 字数 276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671-5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微信服务号: njuyuexue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 【现代论坛】

- 论《科尔沁旗草原》的独创性及其被忽略的原因 ..... 高旭东 / 1
- 大学之道,止于至善  
——论鹿桥《未央歌》的小说美学 ..... 李 钧 / 9
-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起点  
——论解放区小说的婚恋书写 ..... 张文诺 / 20
- 叙述的表现性及其诉诸的形式 ..... 邵振国 / 29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

- “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主持人语 ..... 丁 帆 / 44
- 出版制度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 ..... 王爱松 / 46
- 1950—1970 年代台湾文艺制度研究 ..... 杨荣庆 / 59
- 晚清现代文学制度结构性要素的萌芽 ..... 施 龙 / 71
- “文革”主流文艺创作的生产机制考察 ..... 杨有楠 / 81

## 【鲁迅研究】

- 新世纪以来两岸青年学生对鲁迅接受的比较研究 ..... 张 羽 林 豪 / 90
- 导火线:鲁迅《我的失恋》撤稿的背后 ..... 邱焕星 / 105

## 【文学现场】

- 生命记忆书写与人物性情品藻  
——对近年来散文创作一种趋势的扫描与分析 ..... 王春林 / 113

人的戏剧:台湾现代剧坛的灯塔

- 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 ..... 刘 丽 / 124  
语言自指的庆典及其限度:张枣诗歌的成就与困境 ..... 王 琳 / 135  
论阿城小说的句式 ..... 周 唯 / 147

### 【民国文学与大学】

- 老舍与齐鲁大学的新文学教育 ..... 汤志辉 / 164

### 【地域文化与文学】

- 论徽州才士胡近仁 ..... 曹 健 / 174  
地域文化引领下的集结与前行  
——“五四”时期绩溪作家群研究 ..... 乔 琛 傅 瑛 / 183

### 【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比较】

- 其势已成,其论待精:约翰·罗斯金在中国 ..... 黄 淳 / 191

# CONTENTS

---

A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ity of the <i>Khorchin Grassland</i> and Reasons of Being Ignored .....	Gao Xu-dong / 1
To Pursue the Perfect—On the Aesthetics of the Fiction about <i>the Song of Weiyang</i> ... .....	Li Jun / 9
The New Beginning of Free Love and Independent Marriage—A Study to the Love Novels in Liberated Areas .....	Zhang Wen-nuo / 20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arration and the Forms of Its Appeal .....	Shao Zhen-guo / 29
Host's Notes .....	Ding Fan / 44
The Publishing System and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30s to 1940s .....	Wang Ai-song / 46
The Research to Literature System in Taiwan from 1950s to 1970s .....	Yang Rong-qing / 59
The Buds of Structural Elements of Modern Literary System in Late-Qing Dynasty .....	Shi Long / 71
A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Cultural Revolution” Mainstream Literature and Art Creation .....	Yang You-nan / 8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 Being Accepted Which of Young Students on Cross-Strait in the New Century .....	Zhang Yu , Lin Hao / 90
Fuse; Something Being Hidden from the Retraction of <i>My Lost Love</i> by Lu Xun .....	Qiu Huan-xing / 105
The Writing of Memory in Liv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s Temperament—	

Scan and Analysis the Trend of Prose Creation in Recent Years .....	Wang Chun-lin / 113
Plays of Human Beings: Lighthouse of Taiwan's Theatrical Circles—On Yao Yi-wei's Drama .....	Liu Li / 124
The Celebration and Limitation of Language Self: Achievement and Predicament of Zhang Zao's Poems .....	Wang Lin / 135
A Research on the Pattern of the Sentences about A Cheng's Novels ...	Zhou Wei / 147
Lao She and The New Literature's Education in Qilu University .....	Tang Zhi-hui / 164
The Study of an Excellent Scholar Hu Jinren in Huizhou .....	Cao Jian / 174
The Massing and Marching forward with the Leading of Regional Culture—The Research of the Litterateurs in Jix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Qiao Chen, Fu Ying / 183
The Potential Has Defined; the Theory Has Yet to Be Refined; the Study of John Ruskin in China .....	Huang Chun / 191

# 论《科尔沁旗草原》的独创性及其被忽略的原因

高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摘要:**端木蕻良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完成于1933年,但直到1939年才得以出版。这是一部“养在深闺人未识”将近六年的现代小说巨著。在现代的几部以家族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这部小说最具有史诗的特点。它是一部无法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加以简括的复杂而又富有张力的小说。它将史诗般的恢宏视野与生动细腻的描述相结合,将瑰丽的神话想象与现实洞察的深度相结合,将浪漫的忧郁感伤与逼真的写实相结合,将优美的官话与带着泥土气息的方言相结合,在重构家族历史与深刻表现一代新人的过程中,营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从左翼文学的角度看,那种对于荒诞神秘的描写,那种对家族神话的重构以及对原始生命力的寻求,同左翼文学的科学化与“五四”文学的反传统都不是一个艺术方向。这才是这部长篇小说长期被冷落的原因。

**关键词:**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独创性

---

端木蕻良是长篇小说的艺术大师。王统照在20世纪30年代读到《大地的海》,认为这部长篇小说以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夏志清认为长篇小说《大江》第一章对长江的地理描述和第六章对一群兵在旱地里寻水的描写,其文辞之瑰丽和刻画之深透,求之于现代其他中国作家,再无第二人。端木蕻良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完成于1933年,但直到1939年才得以出版。这是一部“养在深闺人未识”将近六年的现代小说巨著,中国现代文坛差点就埋没了一个艺术天才。

端木蕻良完成《科尔沁旗草原》时仅有21岁,现代中国文坛还有一位21岁写出杰出长篇小说的作家,他就是《财主底儿女们》的作者路翎,而且这两部长篇都是从展示家族史到描写家族新一代的成长。巴金的《家》也是家族小说,然而《科尔沁旗草原》与《财主底儿女们》显然是比《家》更富有艺术表现力的小说。最早看出《科尔沁旗草原》艺术价值的是巴人(王

---

\* 作者简介: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



任叔),他在《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一文中认为:这部长篇小说“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sup>①</sup>。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只有从这部长篇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角度,才能破解其之所以被当时文坛冷落以及出版之后长期得不到应有重视的密码。

在现代的几部以家族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这部小说最具有史诗的特点。无论是西方文明发轫之初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还是后来的民族史诗如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史诗是描写一个民族发轫之初的大规模迁徙史与战争史,并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这些特点在《科尔沁旗草原》中都能发现,虽然这部小说仅仅是描述一个家族的迁徙与由来。小说的第一章就以雄阔之笔叙述了一个丁氏家族的古老传说:

二百年前,山东水灾里逃难的一群,向那神秘的关东草原去奔。

这长蛇的征旅呀,背负着人类最不祥的命运,猥琐的,狼狈的,如同被上帝的魔杖从伊甸园驱逐出来的蛇似的,在那灼人的毒风里,把脚底板艰难地放平,在那焦砂的干道上,在企望着,在震恐着,在向那“颞肘子”的国度进行。那曾经禁闭过的王国。

大队里,一切都是破旧的,颓败的,昏迷不醒的,一切都是灰色的线条的单调的组成。

忽然,似乎是一道银白的光耀一闪,是从来未有过的清白,似乎是白马尾的蝇甩的一甩,人的眼前一亮,但遂即就有一个丑恶的灰色的人影,遮没了这白色的一道,局促的受惊的,就像一只褪了鳞的鳊鱼似的,吃力地而迅捷地向前顶着水游移。<sup>②</sup>

这是一位迁徙人群中的老妇人。正如很多民族的神话中有洪水时代,他们也是遇到了大洪水而开始迁徙的。“水在吼着,一切都在惨烈地号叫,绿铅似的大水,混合着泥屑,砂粒,在灌肠似的向人类直灌。茅屋冲去了,三个月的小驴驹冲去了。”人群像水一样向东北迁徙,但他们又遇到了瘟疫,于是恐惧便笼罩着迁徙的人民:“瘟疫到处地跟踪着,三天之内便死了五个,一身牛腱肉的小牛子也死了,这真是大该使人感到一种死的恐怖了。恐怖,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有在一分钟之内,消逝自己生命的可能。”迁徙的人群没有办法,只能全部跪下拜天:

人们都把信任寄托给无极的天空。眼睛代替了心的礼献,敬呈在老天爷的面前。

于是他们的眼睛与天溶洽了,流泻出感激和希望的泪水。

天神骑着马,在空无的白云里。

正在拜天之际,那位老妇人疯了。“万千的,数不清的头,都霍的从地上爬起来,惊疑着,恐惧着,悲恸着,无所措手。”有的主张打死她,有的主张用十个童男童女来祭她,有的主张用五色针扎她。忽然人群里钻出一个人来。他像背葫芦的吕洞宾,一边用冷水泼她面部,一边凝视空中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我有十万神兵,十万鬼兵,逢山山开,逢地地裂,逢水水

<sup>①</sup> 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巴人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sup>②</sup> 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第一章,开明书店1939年。

涸，逢树两截，一切妖魔，随时消灭，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老人掐弄她的脉穴，按摩着，舒展着。他救好老妇人，并声称也能救其他人。人群问他为什么不早出手，他说应该有七七四十九天的劫数。众人认出来，他是丁家屯的丁老先生。虽然有人说他家也是颗粒不收才逃出来的，但是，更多人相信他是真灵官派来拯救灾民的，此后瘟疫果然停止了肆虐，老人便成为人群的精神领袖。

到了关东，丁老先生拓垦农场时一位少女投入了他的怀抱。“她是小九尾狐狸变的，她怎梳方头呢，她的底襟没衩呀……但是，对于关东的传说，种苞米的方法，那可就没有人能再赶上她了。”可是当这个有着舍利子似的小眸子的小狐狸精闯到这个奇怪的家庭之后，老人最终的日子却不远了：

那夜，北斗星正指着正北，天像蓝釉子盆似的覆在翠碧的野。森林，从心里吐出泉叫。一个贼星，拖了三丈长的尾巴，缓缓西行。

罗盘摆着的地方是山抱着水，水抱着山。

……

这老人，便想把自己的最后的一滴努力，放置在这全境最旺的风水上，来树立他百年的基业了。老人包着罗盘叹息了一会，便把一只白蝇甩，按照向口，摆好了，向着那蔚蓝色的苍穹，深深地默祷了半天，才一步一步地走下山来。

“我要死了，你好生和孩子们过活……就葬在南山向阳坡点穴的地方，和那白蝇甩一样。要心急，就往溪边错五寸，可以早发五十年……坑洞里第三块砖是银子，第五砖是金子。……”

老人，就这样的掷下了他的神秘的遗嘱而离开他的娇小的妻了，这个遗嘱便奠定了一个东北的大地主的成功的开头。

之所以引用这么多原文，除了想展现一下小说的史诗风格，更重要的是，这种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何等另类！“五四”文学就是以反传统追求个性解放，以反对迷信追求科学真理，几乎所有的文学叙事都是描绘黑暗的社会与解放了的个人的精神挣扎。30年代随着左翼文学的兴起，就连人文与生命领域也被科学化了。巴金的《家》控诉传统礼教扼杀人性以及家族制度的腐朽与堕落，茅盾的《子夜》以科学的世界观解剖社会黑暗与资本的腐败，这都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表现。《科尔沁旗草原》却逆时代潮流而动，竟然在昌明科学之时栩栩如生地描绘其家族由来的神话。诡异的是，《科尔沁旗草原》虽然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另类，却与当代中国文学相通。一般人是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那里去寻找艺术渊源，然而，韩少功、莫言等当代“寻根文学”的艺术表现方法已经蕴含在《科尔沁旗草原》之中，而通过寻根表现强悍的原始生命力也是二者的类同之处。这种文学风尚曾经在当代文坛盛极一时，以至于连张炜的《古船》那种并非严格意义上“寻根文学”的长篇小说，也在开篇查考县志以溯源寻祖。

小说第二章描写丁氏家族繁衍到了四太爷一代与大爷一代。一般这种纵向的故事叙述

是很不讨好的，搞不好就写成了流水账；但是小说以生动优美的叙事与典型细节的表现，令人读来饶有趣味。丁四太爷做了鸳鸯湖畔大地主的盟首还不满意，因为他唯一的对头北天王，比丁家还要显赫得不知几倍。然而，四太爷巧用手段，勾结官府，以“啸众篡反，图谋今上”的罪名将北天王抄家，某一个黑夜，北天王的家产就流进了丁四太爷的府库。丁四太爷的一个儿子三爷成天只知道玩女人，糟蹋良家妇女，四太爷便把家业都交给他最喜欢的长子大爷来管理。大爷就是具有作者影像的小说主人公丁宁的爷爷。然而，小说在新文化的洗礼下，没有遵循传统的为长者讳、为亲者讳，而是揭露了家族的罪恶史。三爷玩弄为丁家看坟老人家的女孩小精，大爷不去管束三爷，却威胁看坟老人不要让小精勾引三爷。大爷到李才家去“察粮”，进门却发现死尸。他听见李才的儿子在为爹叫屈，说不是他爷爷听错了斗，实在是小爷记错了，后来他爹背地里念道几句，被小爷听见就一马棒打死了；又听见丁家大管事的说：“丁府打死人的事，每年都有几起，你便这样呼天抢地地想诬人，你也没摸摸你那个蛇牛卵子，可还想要不想要了。”大爷虽然埋怨自家管事的不会说话，觉得善良的老人不该这个死法，但他更“气恼李才的儿子一只比猪还笨的嘴，怎的那么不会打圆场，非得把这个过栽到少爷身上不可。你就不会把不是都担过去，把面子遮过去，然后暗地里，托个人向我说句小话。我还有不贴补你几吊的吗？”由此可见，丁家依靠着家大业大，已经草菅人命到何种地步。尤其是尚存良知的大爷对少爷打死人的轻描淡写，就显得格外血腥。

在小说第三章中，打死人的小爷继承大爷执掌家族，那时是日俄战争的前后，“小爷是父亲辈，盛朝的喜悦，和末世的哀感正丛集于他一身”。这章描写了小爷怎样逼娶了母亲而有了自己——小说的主人公丁宁。虽然小说并非第一人称叙事，但径直使用“父亲”“母亲”“外祖父”“舅舅”等称谓。外祖父一家遭劫之后，小爷假惺惺地去慰问，却是看上了母亲宁姑娘，而外祖父不忍心将母亲送进“丧德败俗的丁家”这个火坑。小爷先是派了四个能说会道的女人去说亲，软语劝说加威逼利诱。晚上小爷就送来嫁妆，外祖父气得将嫁妆扔到门外，嫁妆又送来第二批、第三批。母亲看到，她家周围都是端着枪的人，只许进不许出，为了亲人的安全她主动找外祖父，她要舍身饲虎。由于小爷是以恶劣的手段逼娶的母亲，外祖父、舅舅一系的人既是丁家的亲戚，又是丁氏家族的仇视者，这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大山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代“寻根小说”中的那些“我爷爷”“我奶奶”“外祖父”“父亲”“母亲”的叙事方式，都可以上溯到《科尔沁旗草原》。

从第四章开始，家族历史的叙述结束，家族的新一代丁宁登场了。家族史占了三章的篇幅，丁宁就占了十五章的篇幅。最后的十九章写灵子的命运以及日本人侵占东北，但灵子的命运与丁宁又是难以分开的。小说作者与主人公丁宁之间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当然，端木蕻良曾经说过：“丁宁自然不是我自己。”在某种意义上端木蕻良是对的，他的确不是丁宁：端木蕻良兄弟四人，小说中的丁宁却没有这么多兄弟。然而，不但端木蕻良与丁宁的家族历史相似，父亲逼娶母亲的经历相似，而且端木蕻良曾以丁宁做过笔名。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友人发起“新人社”，小说主人公丁宁“举起了炫人的火炬，把自己珍奇收集到的朋友，都搜

集在一起，组成新人社了”。因而端木蕻良与丁宁之间的联系，要比曹雪芹与贾宝玉、托尔斯泰与聂赫留朵夫之间的联系还要密切。端木蕻良曾反复强调鲁迅与托尔斯泰对他的深刻影响，但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鲁迅小说的影响并不明显，《红楼梦》的影响倒很显著，尤其是在描写丁宁与家族中女性关系的时候，第八章有一大段就是讨论《红楼梦》的。托尔斯泰的影响在这部小说中是明显的，第八章有几页的篇幅描写托尔斯泰及其《复活》与丁宁的精神联系，而且《战争与和平》那种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悔罪意识，都给这部小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聂赫留朵夫因其贵族身份不能与玛丝洛娃结合，却硬要采摘这朵美丽的野花，当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看到堕落以致犯罪的玛丝洛娃后，他感到有罪的是自己，要为她赎罪。丁宁与侍候他的灵子的关系，就与此有点类似；然而丁宁没有为灵子赎罪的机会，因为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才写到灵子怀了他的孩子。灵子似乎是在似有似无的梦境中受到了丁宁母亲的严厉训斥：“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把我儿子活活地给毁了。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什么样的人？被你个贱胚拖累了……”灵子在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悲惨地死去了。丁宁倒是对自己与三十三婶翻云覆雨的混乱关系有一种罪恶感与憎恨情绪，他有一种恶心与呕吐的欲望，不但憎恨“淫邪的眸子”，而且憎恨“那装着茯苓霜的精致的小粉盒，绣着太蜿蜒了的龙和太太大的尾巴的凤凰的枕头，太软的褥”。他想到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想到尼采。他对自己说：

我在属于我自己的时候，我是最快乐的时候，我如同 Zarathustra 似的立在一切的崇高之上……我不想向丑恶走近一步，我自己便是宇宙的一切，一切的最高的。我纵情于大山大水之间的时候，我遨游了自然的奥府，我接近了有感觉的有思想的人，我的精神是充满了有弹性的飞越……我重视我的同情，我的感动，我决不轻于抛掷，在我放置我的同情和感激的地方，那必须是人类最美丽最高洁的地方……

丁宁不同于巴金《家》中的觉慧，他比单纯乐观的觉慧更复杂、忧郁与深刻。一个东北大草原上大家族的苗裔，在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后，很像俄罗斯的“多余人”在接受了西欧文化之后，面对专制的天空与愚昧的土地流露出悲情与感伤，然而故乡的草原却在他的视野中显得更加辽阔无边：

他想，在这刚健的草原里，应该怎样锻炼出若干凯撒克的性格呵——像苍鹰似的昂起头来，在向天空搏击，但是，却不，一切都被生活风陨，一切都被放在强暴里，变作优柔。就如寄托在保贞带底下的美丽的生命，除了对着生长着钢齿的铁带怀着恐惧之外，一切都没有意义，于是他们萎落了。病弱了的健康人，是比一切病弱的人，都更善于懦怯的呵。这样，这辽阔的草原，在每个刚健的阴影里，就埋伏着无数的被损害了的被压扎的病弱的呻吟了。

这呻吟，自从丁宁回家来之后，他都出奇地感受到了。小时候，他每每听见人家歌颂这伟大的草原的时候，他自己的心，也随着那惊人的形容词来怦怦的跃动。他觉得只

有这样的无涯的原野才能形容出自然的伟大来，只有这样的旷荡的科尔沁旗草原，才能激发起人类的广大的，坦直的，雄阔的，悲悯的胸怀。

丁宁对于家族的离经叛道表现在，他在精神上更与外祖父一系的黄姓相近，对于野性的大山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尽管如此，大山却仍仇视他这位丁家少爷。在小说第九章，他在河里游泳，顺流漂到很远的地方，仿佛是漂到了一个幻化的美丽世界，在那里，他看到一位老人与他活泼美丽的女儿水水。老人原来是丁家的世仇北地王的后代，他已无力再生复仇之心，看到丁家的人，挂心的是女儿将来的成长。当老人离开后，在辽阔的草原上，在温情的河畔，他与可爱漂亮的水水相恋了，他喜欢上了世仇的后裔。他们在水中嬉戏，亲吻，但在大山来接他的时候，他知道这短暂的恋情就像逝水，永远地逝去了。在回家的密林中，大山却用枪对着他，并把他绑在树上。原来在这之前，一位乡下人赶着猪到丁家，猪把老爷的尿盆给拱砸了，别人吓唬他这尿盆是老爷珍贵的古董，用大山的话说就是一只夜壶逼死了一个人。大山恨恨地对丁宁说：“我告诉你，你死一点也不难，我才敢杀你，我看你的命运一个尿壶都不如！……你爹活活地把人家的姑娘抢去，把我一家拆散，呵，你今天，又祸害了一个可怜的乡下姑娘！……呵，我们乡下人就非得受你们的祸害不可吗？呵？我不打死你，我打死谁？”丁宁的悲哀就在于，大山是将他当成罪孽深重的丁家后裔，而不是当成丁家的叛逆对待，所以当丁宁让他杀自己，“杀绝了帮助你的人”，大山只能悲哀地对树林开枪而放了丁宁。

在第十章大山又在给丁家捣乱，鼓动丁家的佃户“退地”（退佃）。事实上，如果佃户真的退佃，就无以为生，他们只是想以这种方法让丁家减租。当时老爷在外，丁家能够做主的就是少爷丁宁。退佃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全书一共十九章，退佃就占了五章。减少地主剥削而让农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本来是丁宁的理想，但大山以这种方式将他的军，以为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加以欺负，就使他愤激地顺水推舟，坚决同意退佃，甚至不退佃都不行，他说自己喜欢田地荒芜。“想不到在不久以前，这种势力本是我所欢喜的，而现在都反而作成我的仇人”。小说以较多的笔墨描绘退佃农民的心理与内斗，他们在不退佃都不行的困境中，开始怨恨联合他们退佃的大山。而丁宁最终的决定是出人意料的：“你们的租粮今年统统的全免！”然而丁家大管事的接过丁宁的话：“我和少爷商量，统统都免二成，二成，大家记住，丁府向来是怜贫恤苦的，亏不了你们。”事情的结果非常出人意料。丁家的人以为少爷实在是厉害，“办事真是值得佩服，又稳又狠，滴水不漏”，不愧为丁家的后代，他用以退为进的方法逼得佃农只能求告他。然而丁宁却在自我反省，他感到“Nihilism + Egoism + Sentimentalism + Bolsivikism = 丁宁-ism”（民粹主义+利己主义+感伤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丁宁主义）。“他想，人生真是奇怪呀，一切都像做梦似的，我昨天本来是因为一回不自觉的冲动，几乎作成了一个唐吉珂德式的南贺留道夫<sup>①</sup>，可是仅仅通过了一次的老管事的谨慎的错觉，便使我做了大地主风范的一个传统的英雄。我将在他们心目中成为一个优良

<sup>①</sup> 通译聂赫留朵夫，托尔斯泰《复活》中的主人公。

的魔法的手段者，一个超越的支配者的典型，一个如历来他们所歌颂所赞叹的科尔沁旗草原的英雄地主的独特的作风。受他们不了解的膜拜，受他们幻想中的怨毒。”

尽管大山与他对着干的地方很多，但他还是非常喜欢大山的。他所呼唤的科尔沁旗草原所赋予的“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就表现在大山身上：“这是山样的狮子，烈性的寒带的虎，迟重的熊，会驰骋的马，生长在土里的牛，千滚油皮的野豕，科尔沁旗草原的鸚鵡，疯了的巨象，反叛的狼子……这是大山！”因此，当三奶告诉他与大山家的世仇并要罗织罪名陷害大山时，丁宁坚决反对：“你要真的一定要去作供，好，我便要把这些情形在报纸上整个地暴露……同时代大山起诉！”不过，丁宁不是山，“我缺乏山的峥嵘”，也不是海，“没有海那么湿润”；“我就是大地，我是地之子”。这位地之子对大地上的一切都抱着接受的态度。他虽然并非佛教徒，并且对母亲在父亲死后要进行的繁文缛节进行了抗议，但很显然，在第十六章对“孝佛”的详尽描绘中，也注入了丁宁的虔诚：

一种静穆的悲哀，袭击在丁宁的眼上，他好像看见那参天的老林里，有天方的圣者，为了一个寡妇的灵魂的超度，聚起了无量数的干柴，在子夜的三星的照临之下，大家看见那寡妇的无音的哭声，为了对于生的爱执的挣扎，为了对于自己肉体被烘干了的想象，而痉挛，而发抖……而终于一声又尖又厉地惨呼里，万千的火舌，向天空狂信，于是，在大家的一致虔诚与敬献里，大家在感激的在安慰的为着那被拯救了的灵魂安然地祝福了……

这种描写很富有宗教意味，令人联想到鲁迅《野草》的文笔。在小说快要结束的第十七章，丁宁看着被枪弹穿过腹部的大山，虽然“大山的伤势已被他的牝牛似的健康征服”，但仍引起了他的感伤与悲凉，他的眼前浮动出许多过往的事情：“他回想到父亲的英雄气氛的死，水水的消逝，以及三十三婶的最后的留念，苏大姨的疯狂中的破碎，如今，春兄的可怕的遭遇……他不觉地有些毛骨悚然……”这种情感方式也与贾宝玉在《红楼梦》临近结尾对人生的无常与悲凉感受遥相呼应。尽管丁宁觉得什么都全无意趣，但他没有像贾宝玉一样出家。他觉得“一个人的消逝又算得什么呢？每分钟之内，宇宙之间都要有星体破灭，破灭就是再生的母亲……”在第十八章中，他在大地的神话与原始的生命力中寻找自我拯救与民族拯救的源泉：

保家大仙的三仙洞，三仙洞的三仙姑。

而在那些只在家里传统的神话里才能听到的，那些只在由鸳鸯湖进城来的佃农的嘴里才传来的，一些草昧的洪荒的野犷的其实是温柔的野话里，他梦幻的心怦怦地动了。他有过他现在也竟不相信的奇想，有过就现在也不相信的为了没有到过那个地方的悲哀。

从那时起，顶天立地的科尔沁旗草原哪，比古代还原始，比红印第安人还健全信实的大人群哪——这声音深深地种植在他儿时的灵魂里。而这声音一天比一天的长，一天比一天的在眼眶中具体，证实，愈认为确切不移。而甚至他在南国的青春的友朋里，

把一切长白山的白，黑龙江的黑，都拟之于人类所推崇赞叹的伟大的形容词了。而人们也吻合着他声音荡动的微波而相信着而感喟着了。

是的，这一块草原，才是中国所唯一的储藏的原始的力呀。这一个火花，才是黄色民族的唯一的火花……有谁会不这样承认呢？有谁会想到这不是真实呢？

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尔沁旗草原》是多么富有艺术表现力。这是一部无法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加以简括的复杂而又富有张力的小说。它将史诗般的恢宏视野与生动细腻的描写相结合，将瑰丽的神话想象与现实洞察的深度相结合，将浪漫的忧郁感伤与逼真的写实相结合，将优美的官话与带着泥土气息的方言相结合，在重构家族历史与深刻表现一代新人中，营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作者说在小说中使用了“电影底片的剪接的方法”，其实这种艺术表现技巧更接近当代所谓的“魔幻”。第十九章怀了丁宁孩子的灵子被丁宁母亲严厉训斥，就仿佛是现实，又恍惚是在梦中。在第十九章结尾，因愤怒而呼啸奋起的抗日队伍就如同大海潮，在象征的意义上已预示了抗战的胜利：“海，火一般的怒吼，波涌，激荡，人的头，从心底飞溅出的火焰，如紫星的崩溃的星云，在无规律的大昏眩里滚转，整个的科尔沁旗草原的地壳崩毁了。重新又有万千的有机的硫黄质的熔岩，石砾，来接受另一个意义，来创造，来喷吐，来叠砌另一个新兴的地层……”

有国外学者认为《科尔沁旗草原》是遵循“左联”的纲领而写作出来的，这种说法是大谬不然的。当然，端木蕻良参加过“左联”，在丁宁身上也流露出某些左翼的思想，但是按照左翼文学的传统，丁宁不应该默许大管家将他的免租改为减租二成。在他身上，显然有作为大地主少爷的优越性与同情民间的人民性的矛盾。从左翼文学的角度看，小说也不应该有那么多荒诞神秘的描写，那种对家族神话的重构以及对原始生命力的寻求，同左翼文学的科学化与“五四”文学的反传统都不是一个艺术方向。这才是这部长篇小说长期被冷落的原因，以至于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只字不提端木蕻良。当然这部小说并非没有缺憾，小说中某些长篇对话缺乏必要的艺术修剪，结尾没有出现全书的主人公丁宁，给人的感觉好像结尾是为了呼应“九一八”之后的抗日而外加的一般。

# 大学之道，止于至善

## ——论鹿桥《未央歌》的小说美学

李 钧\*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13165)

**内容摘要:**鹿桥的《未央歌》是一部关于“爱与美”的现代写意小说,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它对西南联大师生生存状态的诗意呈现,对人生理想的沉郁书写,对人文理性的自觉赓续,都达到了静穆中和之境。作者在小说中对深邃绵密的中国文化进行了形象化诠释,对古今中西文学技法进行了融通与化用,在小说文体和语体方面都有创新和探索,从而为中国叙事学和新古典主义小说美学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

**关键词:**鹿桥;《未央歌》;现代写意小说;新古典主义小说;中国叙事学

鹿桥<sup>①</sup>的《未央歌》是一部书写西南联大师生故事的现代写意小说。小说题名取自汉代瓦当文“千秋万世,长乐未央”。这在抗战烽火背景下有着深沉寓意,一是祝福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二是祝愿师生友谊地久天长。小说起笔于1942年,杀青于1945年,但由于时乖运蹇,直到1959年才由香港人生社出版,1967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发行台湾版。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于1990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第八卷收录了《未央歌》,大陆读者才得以幸会这部传奇之书;大陆版单行本迟至2008年才由黄山书社正式推出。

《未央歌》在海外华文圈享有极高声誉。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将巴金“人间三部曲”、沈从文《长河》、无名氏“无名书”系列与鹿桥《未央歌》并称为1940年代长篇小说“四大巨峰”,而“《未央歌》尤使人神往”<sup>②</sup>。1990年台湾《中国时报》评出“40年代影响我们最深的书”,《未央歌》高居榜首。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未央歌》列第73位……

\* 作者简介:李钧,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1895—1945)”(12YJA751033)的阶段性成果。

① 鹿桥(吴讷孙)生平可参看夏小芸:《关于鹿桥》,《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

②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昭明出版社1978年,第112页。



《未央歌》之所以广受欢迎，长销不衰，首先因为它是一部人生之书，能指导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顺利涉过青春的沼泽。鹿桥本人 1939 年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时一度感到生命空虚，甚至想自杀弃世；后来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修身课并读了《新世训》等著作，遂改变了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正是有感于大学阶段对人生观形成与人格完善的重要性，并希望给后来者以镜鉴，鹿桥开始构思写作《未央歌》，集中探讨大学生应如何追求美善理想的问题，同时形象化地诠释中国文化精髓和大学教育真义，因而《未央歌》一度成为台湾大学生必读的“大学生生活指南”。

### 大学叙事：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

《未央歌》全书 17 章 60 万字，叙事情节散淡清浅，人物形象单纯明净，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新古典主义情调。小说以战时昆明为背景，描写了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情境与精神风貌。在鹿桥笔下，这烽火中的桃花源、乱世里的象牙塔，充满爱与美、诗与歌；联大师生人有风骨，气有浩然，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融融泄泄，弦歌不辍；小说让人们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任何邪恶势力都无法与“爱与美”的力量抗衡。就此而言，《未央歌》做到了贺拉斯所说的“甜美”与“有用”的统一，不仅给人历史之真，教人道德之善，更予人诗意之美，堪称一部人生启蒙之书。

鹿桥的人文情怀和美善理想主要通过余孟勤、伍宝笙、蔺燕梅、童孝贤这四个符号化的人物传达出来。

余孟勤像一株迎风独立的木棉。他外形高大健美，内心沉着坚定，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雄辩才能；他严于律己，诚以待人，卓异自励，修炼苦行；他发愤忘食，惜时如金，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懈怠，甚至为此不愿坠入情网；他怀抱兼济天下的理想，督促同学，提携后进，影响着朱石樵、冯新街等同学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组织救护医院，参与劳军和宣传工作，表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理想人格，被同学们目为“圣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尼采“超人”哲学影响，不仅一度抱有独身主义思想，而且对女性求全责备。他的“完美主义”追求存在着不完美的缺陷：其责己也严，责人也苛，他的大男子主义严重伤害了别人。最终，余孟勤从乔倩垠的批评、童孝贤的提醒和伍宝笙的信件中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人格走向了健全完善。

伍宝笙是一位“慈爱的牧羊人”。她美丽温婉，娴静平和，又有极高的学识才情；她有一颗博大仁慈、普度众生之心；她的言行如春风吹拂沉睡的大地，如母亲呼唤迷途的孩子，给人间以温暖；她调理小童，救助燕梅，开导大余，使他们走过人生的坳口；她对史宣文、乔倩垠的情谊，对梁家姊妹的爱护，对范家兄妹、桑荫宅等人的宽容，无微不至又恰到好处；她热爱阳光自然山水，养花养兔养羊；她张弛有道，与小伙伴们喝茶、听书、看电影、玩桥牌，但不废学业，功课优秀。她圣洁完美、光彩照人，俨然观音大士，又是“地势坤，厚德载物”的象征。她与余孟勤的结合似乎隐喻着儒释互补之意。